

仿佛回到1991年夏天

陈飞雪

在张壁

林那北

一场场血肉四溅的纷争，赌一个渺茫的未来。赌赢的李世民坐上龙椅，开创大唐盛世，而骁勇善战的尉迟恭则以门神传世，在百姓中名气也一点不逊。地道跟他们有关，但更直接的关系却是另一个人，叫刘武周，李世民的对手，尉迟恭的上司。几年后尉迟恭才归了李世民，成为其心腹大臣。

在清代章回小说《说唐全传》中，刘武周的形象非常彪悍：“头戴双凤抢珠的赤金盔，身穿黄金鱼鳞锁子甲，坐下走阵嘶风马，手执九环大砍刀，赤面黄须，一似天神下降；声音洪亮，犹如二月春雷。”但最终他还是败给李世民。未败前，两军对垒，尚气势如虹的刘武周择绵山之北，以黄土夯筑起一道周长一千三百多米、高近十米的堡墙，东西长三百多米、南北宽两百多米，用以屯兵、蓄粮、御敌、休息、生养。

地道就是在这些堡内，由刘武周操持建造起来。

当初兴建时，无论地上地下，都没有形成任何文字。然后刘武周败了，北逃，被杀，他精心建起的这座攻防兼备的城堡，最终也没能保住他的性命。没有查到他具体的生卒年，也没有关于他妻妾子孙的半点信息，更没有他哪怕一张模糊简陋的画像传世。成王败寇，现实永远如此残酷。据说他曾自立过皇帝，年号“天兴”。与李氏争天下时，他应该不是一丝机会都没有，但命运不济，一切灰飞烟灭。

站在他修筑的城墙向上向下俯视图，堡内只有南北两道门，不对称，从南至北三百多米长的主干道为防御故意修成S形，两旁鱼骨般岔开的巷子井然有序又玄机重重；堡的左、中、右各有一条深沟延伸着，西面峭壁陡坡，深达数十丈，东面居高临下，阻隔着一两条兵马俑逾的大沟壑。长吁一口气，不免暗生一丝心疼。有着如此细密心思和卓越才情的刘武周，他的下场不该那么凄凉。

当年他可曾在同一个位置站立打量过这座城堡？或者再一抬头，绵山便扑面而来，此时春秋时期那个名叫介子推的贤士，是否浮现过脑海？介子推陪晋献公的儿子重耳颠沛流离十九年，甚至割股熬汤给重耳喝，重耳重回晋国，坐上王位后，他却坚拒所有功名和赏赐，隐到绵山，即使大火围山逼迫，他也宁死不屈。如果刘武周肯效仿，见好就收，退出江湖，安于城堡里的日常，他或许可以开启另一种迥异的人生。

多少年来我总下意识避开欲望蓬勃的人，他们章鱼般极力舞动八爪的模样令人恐惧。这世界纷争一直太多，后退半步，爱惜自己，内心的嘈杂声就会渐渐平息。我相信刘武周也不是没有倦怠过的时候，建起如此精巧的城堡和那么浩大的地道，至少他已经暴露出守的心态和姿势了，只是抵不过自己蠢动的野心，惯性仍把他带向千疮百孔的不归路。

风流流散，建堡的人早已被岁月掩埋深处，堡却留在原地，在这个细雨如丝的初秋里，迷一般肃静仁立。而那棵不知是否刘武周亲手种下的老槐树，仍然年年催发新芽，并且用树洞接纳了一株柳树，它们友好地搂抱着，一起春来秋往。

在面积仅十二万平方米的张壁城堡内，庙宇竟达二十二座，佛儒道一应俱全，每座屋顶都覆精美琉璃和生动物雕饰。其中立于最高处的可汗庙，就是纪念曾在定扬被突厥封过“可汗”的刘武周。偌大天下，这应该是唯一为他设立的庙宇。张壁还是没有忘记他。

如果刘武周的灵魂能够在祠里安歇，日日注视城堡一砖一瓦被晨曦拂过、一草一木被晚霞笼罩，他该由衷祈望岁月从此静好，不再烽火吧？云动墙不动，风走山不走。张壁属于介休市，而“介休”正是得名于介子推。山上与山下，两位曾在这块土地上活过的男人，各自自心感慨，欲说还休。



复旦的90级，还没摸到邯郸路220号的大门，就全员拉去南北两所军校一年，因而等1991年秋季开学回到复旦，群心跃动。中文系的同学们似乎尤甚。之所以有这份印象，大概源于90中文有过一次不自知的流露。

1991年春季，一年的军训行将结束，复旦组织各系新生辅导员到南昌和大连两地的军校，学校说法是来看望，军校视作检阅，我们暗自觉得是认领。消息传到红土地上的连队，编制分散在不同男女生区队、平时基本没什么交往可能的我们班同学，居然赶在辅导员来之前，神奇地拼凑出了一小册创作诗集，手写，没头没尾，没有多余的表白。六月，我们见到了即将毕业留校的戴耀晶博士，年轻得连八十九岁的我们都看得出青涩（回忆前一两年，男生们开始老戴老戴地叫，直到2014年9月22日定格。再过小十年，老戴他就永远比我们年轻了）。如今看来，那本朴素到几近简陋的薄薄小诗集，更像是向心里想象过无数遍、终于来认领的中文系作的一次集体验明正身。也是这样难以克制的憧憬和期盼，使得新生会上，系主任陈允吉先生的一句话，在同学中间激起小小的波澜。

那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允吉先生。彼时的他，刚刚五十出头，笑嘻嘻，用他标志性的、夹杂着沪语的无锡普通话说说，“同学们，我们复旦的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啊。我们培养什么人呢？研究和教学人才，啊！”

2019年春节前夕，我读到87级北大中文系才女凌岚怀念她的老师周天慎的文章，她进北大时，老师们也强调过同样的意思。两所高校中文系对本科生培养方向如此明确和一致，是从深厚传统、充沛底气中出来的优势，是使命，更是实力。可那会儿刚从军校放回来，对满校园的诗社、剧社、文学沙龙都想一头扎进去的我们，光诗人和诗人发型的就一堆，这话有几个听得进、听得懂呢？再者，写作这么要天分的事，就像纳博科夫所言，天底下的文学流派只有一个，那就是天才派；击破作家梦这一刀，系主任不来劈，我们自己折腾着自然有梦醒时分。但允吉先生见过的傻孩子比我们读过的书多多了，就算知道周坐在文科楼7楼会议室的那一届小自们听不进，这一声温柔喝断与交代，是他的职责，也寄托了殷殷期待。

更何况允吉先生是经验丰富的呀，早做好了准备。待他请来和新生座谈的几位老师一席话落地，我们在一片沮丧和懵懂中，又隐约觉得，做学问似乎也有趣的样子啊！骆玉明先生的风采自不待言，那天说了什么不记得了，之后上课就开宗明义至今记得鲜明：要帮你们这些考进复旦的好学生把之前灌进脑子的那些通通洗掉真是费劲但也没有办法该洗的还得洗干净啊。很快，男生们跟他混得滚熟，他和陈师尚君先生，还有年轻的老戴，最终成了影响我们至深的三位老师。刚刚留校的西方美学博士元宝老师，

以前总觉得沧海在一个远古的过去，桑田还是一个未至的将来，然而走过半程人生，蓦然发现沧海桑田、白云苍狗原只在一瞬之间。庙头，一个白地图上消失了的地方，就是我的沧海，我的桑田。

庙头是“彭王庙那头”的简称，也即彭浦镇，本地人习惯叫庙头。原来的庙址到底在哪里已经无从考证了，但庙里供奉彭越王则有史料流传，那是元大德二年（1299年），僧人德宁在彭越浦东建彭王庙。庙头的历史可以上溯至七百多年前，这完全颠覆了我此前对出生地域的认知，我为自己的无知而赧颜。

彭越浦也叫潮水浜，南起吴淞江（即苏州河），北至走马塘，是吴淞江的一条支流，因为这潮水来势凶猛，得了个绰号叫做霸王潮。西楚霸王项羽武力超群，能抵挡他的人不多，彭越王正是垓下击败项羽的功臣，所以德宁和尚修庙奉祀彭越王，寄希望于彭越王奋起神威，来镇压楚霸王。修庙求神是古代对付不可抗力的传统做法，有远见的当地人则不仅修庙，还办学，庙头小学，也就是彭浦镇小学应运而生，笔者早年就读于此校。

庙头小学教学质量如何现在很难说，不算名校，也没有校友会，可能出过隐身的成功人士。惟其校园环境不是一般的好，回忆起来觉得这环境堪称是校园中的苏州园林师。面积不大，静谧幽雅，有山林气，无喧嚣声，所谓“读书随处净土，闭门即是深山”，这里既读书又闭门，就是一片红尘中的深山净土。对校园环境的印象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及难免的感情注入而越发显得完美，然而我相信这种感觉和实际状况不会相差太远，因为庙头小学在那个电视尚未普及的年代就已经上了电视，成为全国闻名的花园学校。学校临河而建，北边围墙外，隔开一米多宽的泥路，就是潮水浜，再往北就是彭浦镇，也就是庙头。和后来见到的许多古镇一样，庙头也是只有一条狭长的石街，乱石铺路，几百年来无数人的鞋底对之进行了深度打磨，轮到我走的时候已经是一条

读书早，比戴老师还年轻，完全一副高中少年模样，坐在角落，直到系主任点名。少年很腼腆，说话轻声，我们竖起耳朵听，却发现他顺口说出、好像所有人早该读过的那些书，根本没听说过！按今天的话说，我们被他轻声细语碾压了一遍。那天应该还有几位老师来讲了话，总之在系主任先生的安排下，迎新会似乎是奏效的：小郭至今记得第一节课是《工具书入门》，一门怎么用工具书的选修课，比起后来很多大神课冷得门多，可一段时间里出勤率之高，令刘远游老师开心又纳闷。

系主任先生最厉害的大招，当然是给我们精心设计的教学安排。单说古代文学课程吧，骆玉明先生讲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陈尚君先生讲唐宋，李平先生讲元明清，黄霖先生开选修课《明代四大奇书》，允吉先生亲自给我们上《佛学概要》，过了两年还拿出《佛教与中国文学》给高年级的选修。何等豪华的阵仗！

佛学自然精深无边，但允吉先生的课一点也不高冷，以其最为精熟的研究领域，为我们次第打开理解王维、韩愈、李贺、杜甫文学来源的新世界。唯一急人的，是他的“锡普”比佛学艰深，令不少同学尤其是北方来的同学至今印象深刻。然而，笑嘻嘻的允吉先生很会讲故事！于是我们坐在下面面面相觑、连蹦带跳地学习——听懂了一点悉达多王子的苦恼和顿悟，几乎没听懂佛宗元的《黔之驴》到底怎么被他发现与《百喻经》之间有了神秘的关联；听懂了一点活色生香的敦煌变文，很想明白《长恨歌》和《欢喜国王缘》到底是什么关系；第一次知道了香港有个厉害的学者饶宗颐；而每次《佛教与中国文学》晚间散课后，会一路聊着王维回宿舍……听得懂的时候，师生皆大欢喜，碰到听不懂，我就在下面翻敦煌的图册，想传说中去敦煌的考察实习，什么时候落在我们头上啊？有男同学很诚实地说……睡着了。允吉先生继续讲，结句时忽然一声狮子吼：“啊！”睡着的同学被震醒了，全班都醒了——哇，原来你是这样一位内功深厚丹田之气充沛的系主任！临近期末，允吉先生说，同学们要是感兴趣，我带大家去玉佛寺看看，实地感受也很重要，啊-哇，这个都听懂了，去呀！犹记得去时，允吉先生请到玉佛寺禅寺的大和尚，联手为我们导览修行。玉佛温润，夏蝉声远。殿外身形清长的僧人脚步轻巧，那是同龄人在寺内佛学院修行。那一刻时空的奇妙感，在记忆里存了很久。现在回想，说句玩笑话，那次参（观）禅的阵仗有多高，我们班“佛系”的起点就有多高。

也不晓得是不是中文系的传统，或某种氛围的相互影响，那会儿不仅系主任，系里好多老师心里都装着学生，常常动用一点关系，带我们见识好东西。邓逸群邓妈妈带我们修戏剧和电影，盗版文艺片的春天还有五六年才

来，邓妈妈不时从音像资料馆搞片源，给我们放《法国中尉的女人》这样的录像带。她说，理解戏剧要多看，别停留在书本上，现场是第一位的；青话、上话、北京人艺，有好剧目上演或来上海，就帮我们联系订票，似乎还有一两次是她自己买了票送我们，那意思就是，好东西，别放过。李平先生讲文学史明清部分，带我们去上昆看计镇华、张静娴、刘异龙、岳美缇、蔡正仁、梁谷音的传统折子戏，去上戏新落成的剧场看新版《牡丹亭》。一天，李平先生银发西装，风度翩翩：今天请了位比我们有资格讲昆曲表演的朋友给同学们上课。天呐，女小生岳美缇！那一整节课帅气得让人屏息。

八十年代直至九十年代前半，复旦的老人们大都还住在学校周围的一舍二舍三四舍里。师生之间，物理距离和情感距离，都比现在近，近太多了。遇到喜欢的老师，我们甚至像受宠的孩子，挥霍自己也把老师的时间一起挥霍掉。求知路上的好奇和青春的苦闷，最后都可以无分别地化作结伴去老师家里吹牛、下棋，看球赛，问各种问题，甚至吃饭、喝酒。允吉先生家，我们没去过，他有自己的方式。隔两三个礼拜，通常是晚饭后，散着步就到宿舍来了，笑嘻嘻地问学习也问回生活。因为他的到访并不会事先通知更不会有召集同学，有时难免扑空，但也无妨兴致；碰上宿舍里同学多，允吉先生更会兴高采烈地讲几段陈子展、朱东润、刘大杰这些老先生的故事。是闲聊，也是存了很大一份心，要把因一年“前复旦生活”而更逆反、更放纵不羁爱自由的我们唤醒；四年其实很短，经不起眨眼，经不起轻视和挥霍。

有一晚，男生宿舍“自修”筑四方城，允吉先生散步上来，推门，里外都一愕。先生随即退出，“你们继续，啊。”门带上了。里面看书的照样看书，写诗的照样写诗。筑城的，等了几天，辅导员没来找谈话。其实，四年里，我们班数得出的任性行事何止一两件。1995年毕业季，喝不完的告别酒，唱不完的大罗佑，临了，出了最有名的一件事儿。在铁路后面小饭馆喝光最后一块钱的男生们，不知谁提议的，从学校女生宿舍教室抬出架钢琴，一路抬到东区学生宿舍楼下，隔着四年来从来没有突破过的铁栏杆和宿管阿姨，开始唱歌。那时候东区都熄灯了啊。黑暗里我们匆忙找

蜡烛在窗口点亮，一首歌未了，开始接连下楼，拥在铁栏杆这边，听他们唱，一起唱。《海阔天空》《光辉岁月》《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恋曲1980》《你的样子》……彻夜唱，笑，流眼泪。就这么唱到蜡烛燃尽，唱到交警来了。天亮后传遍全校。

1995年夏，9011一个不落地顺利毕业离校，奔赴四方走上社会，从系里到学校到同学，没有小鸡肚肠的动作，更不屑于在背后捣鼓点什么的做派。毕业二十多年每每回想，我们真是感受过母校极大的宽厚与爱护的一群年轻人。虽然八一桥边的疾风吹出过一些缝隙，但回到弦歌不辍的燕园，充满个性又智慧过人的老师们以纯正之气和至情至性的光芒，将我们揽入复旦中文优秀温润的大环境，9011的元气受到呵护，得以生发。2019年初春，已然非著名实验企业家书那五年的一个人和事，虫哥说：“我来总结下，经过复旦四年，我们班绝对是单纯压倒了其他风气，直到毕业。就像我们班报《钟文》上的那句‘中文钟文，同心童心’，尤其是童心，这些年这些人，大致没太离谱，这份难得，是受惠于中文系的。”我们都同意他，干了杯中酒。

2017年9月26日，复旦中文系学科建设百年纪念会，陈允吉、朱立元、陈尚君、陈思和、陈引驰五位系主任先生共话薪火相传，傅杰老师主持，五位先生备述中文系前辈的大家风范和传统，妙语迭出，盛况空前，各届学子备受教益。二十年来星散各地的我们，从网上找视频看，仿佛回到1991年的夏天，聆听老师们的教诲和激励；也自问，为人做事，还配得上当年允吉先生和老师们的宽仁护学吗，有没有资格再一次被复旦中文系认领。

允吉先生自1988年至1994年掌系，朱立元先生说，允吉先生当系主任的众多贡献之一，是非常重视本科教育的建设，那段时间中文系的本科发展走在全国前列。我们90级中文系三十七名学子，算上军训那一年，占了允吉先生掌系六年里的五年。1995年我们毕业后，允吉先生就再也没有给本科生开过课了。

9011何其幸运。

2019年4月初稿
2020年9月10日教师节改定



庙头小学

徐兵

光滑无比的弹格路了。弹格路宛如一条游动的长蛇，弯弯曲曲起伏伏，沿街两边的房屋也随着石街弯弯曲曲起伏起伏。遇到落雨天，雨水从屋檐滴下，形成断断续续的水线，如泣如诉。走过石街，再往南跨过潮水浜上的无名石桥，沿着学校围墙走200米泥路，往东一转弯，就到了校——校门向西而开，埋伏在几株大树荫下。

进门处是花圃，栽有各色月季，规模不及复兴公园的月季园，但是养得好，枝干高大粗壮，花形婉约淳朴，瓣叶肥厚，色泽沉着，印象中一直是郁郁森森，犹如一片树丛。记得一位姓华的老师喜欢伺弄，蒔花乃传统文人之雅事，现在想来华老师是此道中人，深得蒔花三昧。花圃中免不了有曲径通幽，当然这幽处不是禅房，而是教师办公室。两排青砖瓦房，都是平房，墙壁青苔满布，看不出原来的颜色。办公室的斜对面，还有两间瓦房，一间是校长室，另一间是教务处，我姨夫蔡老师表情严肃地坐在那里，不怒自威。他是教务主任，同学们都有点怕他，后来升任校长就去了另一间。蔡老师做了校长还上课，他教数学不是一般的好，以至于我这个文科生凭成绩在中学竟然还是数学课代表。

办公室的东边是操场，操场是泥地，四围有高大的梧桐，梧桐大及数人之抱。是个足球场，也有可能比正规足球场一号，在小孩子的眼睛里已经足够大了，两头各有一个球门。在操场上奔跑也会有尘土扬起，尘土不大，因为

泥地就像镇上的花岗岩路，早就被活蹦乱跳的小孩子踩结实了。足球是小伙伴们最爱，我的好朋友高为民就是其中最狂热者之一，后来成了业余足球界有名的守门员。我觉得高为民能成为出色的守门员主要是因为当时小伙伴没条件踢球，都是踢小几号类似于全球大小的球，他整天守这样的小球，无意中增加了训练的难度，成为守门高手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还有篮球场，也是泥地，篮球架是水泥柱子，小伙伴在篮球架子中间飞速穿过，让人担心，好像一个瞄不准就会撞上，看上去极危险，实际却从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奔跑的小伙伴们有着鸟儿一般的避险天赋，堪堪要撞上了，突然就会晃过，毫发无损，人类的动物本能能在这届小伙伴身上完全没有退化。

还有几根竹竿竖在操场一角，那是我的最爱了。同学们课间休息可以玩爬竹竿，我当时是其中的佼佼者，基本徒手，没有几下就上到竿头了。百尺竿头，无法再上，再就上天了，爬树基本功就是这样练出来的。有一次出早操，国旗在旗杆上都缠住了，不上不下，我就在全校师生的注视下，爬上杆顶解开缠绕。现在想想其实是人学生儿大冒险事之一，但就如纳兰容若说的“当时只道是寻常”，老师同学都以这是很寻常的一件事，当时只是因为我发育早，显得高大，所以就上了。在学校经历了不少这样的考验，譬如跳高时右手先着地而骨折过；打乒乓球时小伙伴球拍飞出，正好砸我脸上，如果再上去几分，

我可能就是独眼龙了……这些意外都是成长路上的小坑，人的动物性的自保能力足以战而胜之。

庙头小学的老师几乎都在庙头，我记得英语阮老师是特聘的，肯定过了法定退休年龄，曾留过洋的他还是学校唯一穿洋装的老师。老先生教学理念先进，开了兴趣班教大家唱英文歌，在当时可说是学校的另类。而语文老师是个更老的私塾先生，穿长袍，总是一副脏兮兮的样子。这位老先生高大，有稀疏长须，长相酷似齐白石；缺牙，仅剩门前几颗，说话漏风厉害；口音也奇怪，我大多数时间听不懂他说的什么，但就是这种让我不甚明白的讲课开启了我对语言文字的兴趣。老先生两学期后告老回家了，接他班的是龚老师。五十来岁的女教师，干净利落，梳发髻，头发一丝不苟，隐约可见发中有银丝飘。龚老师的家就在潮水浜石桥边桥堍，推开一扇木门，里面是一个小院，一条小径穿过小院，尽头就是龚老师的住房。小时候会在木门外探头向里张望，印象中没有进过龚老师的家。龚老师是真正培养了我语文兴趣的老师，主要原因可能是她对我无原则地表扬，无论何时何地。龚老师有一次讲唐诗可以吟唱，“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她以沪剧腔唱了一遍，我觉得好极了。好多年以后听到陈以鸿先生真正的唐调，前些日子又听到周退密老吟唱《陋室铭》，不是当面对唱，是在退老追会上听的录音，心中感慨不已。自从听过龚老师唱的白居易，《暮江吟》就刻在记忆中，从未忘记半字。

我对于庙头小学的记忆止于一场大暴雨，查了互联网，应该是1977年夏末那场。一夜暴雨狂风之后，我和我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小伙伴荣清一起去上，潮水浜真正是潮水泛滥，那座石桥已经完全不见踪影，淹没在水下十公分处，我们携手蹒跚，来到学校。学校一片狼藉，所有合抱粗的梧桐树全部被连根拔起……